

艾斯奇著

思

想

方

法

論



民衆報社印

一九四六·三

# 目次

## 第一章 方法論和思想方法論

- 一 改變世界的方法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世界觀和方法論……………五
- 三 思想方法和行動的方法……………八

## 第二章 本體論和思想方法論

- 一 根本問題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觀念論和思想方法論……………一三
- 三 機械論和思想方法論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四 新唯物論和思想方法論……………二一

## 第三章 認識論和思想方法論

- 認識是反映……………二五
- 認識的發展過程——感覺……………二九

三 認識的發展過程——表象和概念	三二
四 認識的發展過程——判斷，推理	三七
五 分析和綜合	五一
六 歸納和演繹	五七

第四章 形而上學的方法和辯證法	六二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形而上學和形式論理學	六二
二 辯證法和形而上學	六八
三 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觀點	七三

第五章 唯物辯證法的諸法則	八〇
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矛盾統一律	八〇
二 質量互變律	八七
三 否定之否定律	九二

第六章 唯物辯證法的應用上的要點	九九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後記	一〇三
----	-----

## 第一章 方法論和思想方法論

### 一 改變世界的方法

如果我們要舉出人類生活的最大特點，那麼，第一就是能夠不斷的改變和自己和改變世界。人類自己的生活是社會生活。從最初有人類起，一直到現在，人類已經把自己的社會大大的改變了若干次數。社會科學告訴我們，人類最初有極簡單的原始共產經濟社會，然後又有奴隸社會，封建社會，在現在，我們的世界上有着爛熟的、將近崩潰的資本主義社會，而新的更高的社會也已經萌芽了；中國的社會呢？還停留在半封建的狀態裏。就人的能力來說，近於原始的人類用標槍打獵又魚，進步一些的人類能用釣竿、用網、用弓箭，比用標槍更容易達到目的；現代的人能夠用機械化的大漁船，用槍、漁獵的能力就更大了。人就是這樣不斷的改變自己的生活和能力的。

人類爲什麼能夠改變自己？因爲人類能夠改變世界。人類把世界上的東西改變了，使老邁

合於自己的需要。木頭是生在大樹身上的，人類把它砍下來，加上鑲鋸的工夫，把它變成弓箭、桌椅、鐵鑛是埋在地面下的，人類把它掘來，加上熔、煉、鑄的工夫，變成刀、箭、槍砲。世界上的東西就是這樣被人類改變了，變成供人應用的東西，人類有了弓箭，能力就比徒手的時候增大，有了鎗砲，自己的能力又比用弓箭時候更大。因此，人類改變了世界，同時也也就改變了自己。

有人說：動物也會改變世界，螞蟻可以把硬土築成鬆巢，蜜蜂可以在樹上結起蠟窠，這也不能不算是把世界上的東西改變了，變成供自己應用的東西。是的，好像人類以外的動物也能改變世界了。但在實際上，這種改變，和人類的改變是大不相同的。人類改變世界，是同時改變自己，同時使自己的能力進步。人類把木頭製成弓箭時，他就不再依賴徒手的能力了。徒手的人遇到猛獸是一定死的，但有弓箭的原始人就可以殺死猛獸。人類的改變世界，是不斷地在進步，決不停止在現狀上，動物的改變却不是這樣的。螞蟻和蜜蜂始終只依賴着它們生來的能力去生活，它們的工作不能超出生來具有的能力之外，它們生來會築巢結窠，也就永遠只會築巢結窠，螞蟻和蜜蜂決沒有一天會把它們的巢築得更堅實一點，決不會用另外的材料來結它們的窠。它們始終保持着生活的現狀，所以不能改變自己，也不能夠真正改變了。

世界。

蜜蜂螞蟻的窠巢始終是那樣的窠巢，人類的住處却從洞穴進到草房，由草房進到木造屋，由木造屋進到石造屋，由石造屋進到現在的鐵筋水門汀大廈。

改變世界要有一定的改變方法。要把木頭變成弓，變成棹椅，鏢、鏢、削、磨，就是不可少的方法，要把鐵鑄成鈍鋼，熔、煉、鑄就是必要的方法。建築房屋要先設計、製圖、再打地基、搭骨架、最後才砌牆、蓋瓦、裝修、粉飾；採礦要先探礦，測量，然後才開採。每一件事情都要依着一定的方法做，而且非依着一定的方法去做不可，方法不對，改變世界的目的就達不到，甚至於倒把事弄壞。把木頭放到熔爐裏，只會產生灰燼，決不會成爲白椅；把鐵鑄拿去爆鑿，鐵鑄依然成鐵鑄。要改變一樣東西，就必須依靠那件東西所適合的方法去做。美國某省有一次要建築一座大鐵橋，請一位最有名的工程師設計，建築起來的時候，預定是至少五十年可以保持不壞，然而在三年以後忽然發生破裂，詳細檢查的結果，就發見工程師設計的時候偶然算錯了一個數目字；這表明方法中有了些微的錯誤，也足以把事情弄壞。社會革命也是一種改變世界的行爲，革命的方法如果有太左或太右的錯誤，反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。

人類的特色，就在於能够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改變世界，螞蟻只會在土裏築巢，遇到了硬石頭，它就沒有方法得到居住的地方，人類會用茅草蓋房子，也會用瓦蓋房子，現代的人類更會用鐵筋水泥蓋高樓大廈；人類不但在改變世界，並且連方法也在不斷地改變或改善着。人類發見自己的方法有錯誤的時候，還能够隨時改正。

現代的人類社會，是在大變革的前夜裡，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的我們，每一個人都能够感覺到周圍世界裏的混亂、動搖、和苦痛，在中國，我們更身受着帝國主義者侵略的苦痛。如果我們自己不是壓迫者或侵略者的幫兇，我們就擔負着改變世界的任務；我們要攻破這混亂和痛苦的現狀，把侵略者打倒，以爭取民族解放。怎樣去完成這個任務呢？這也是要有各式各樣的方法的。每一個人要因着他們生活地位和能力的不同，而採取各種各樣的適當的方法，不一定要大家都用政治家的方法去行動，也不一定都要學軍事家。在民族解放運動中，各種人有各種人的作用和「崗位」，因着作用和崗位的不同，所採取的適當的方法也常常有差異。

這本小冊子所要講的是思想方法的問題，我們是把改變思想也當做改變世界的行動的一種類，我們在這裏是要討論：思想是怎樣會走錯誤路，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改變它，才能

够很適當地使它走上正軌？

## 二 世界觀和方法論

正確方法是怎樣得來的呢？是不是人類的頭腦裡憑空想出來的？決不是！應用方法的主人雖然是人類，但方法的本身，決不是依着人的意思隨意決定，而要依着事物本身的性質來決定的。譬如：要從木頭裏鍊出鐵來，就顯然是行不通的方法，因為木頭本身的性質，就不會有產生鐵的可能。就是用鐵鑄鍊罷，也仍是要依着鐵本身的性質來決定的，鐵鑄要在攝氏表一千度以上的熱度才能熔化，因此鍊鑄的方法就要用一千度以上的熔爐，要想在一千度以下煉出鐵來，也就是不可能的事。又譬如說：社會不好，一切都呈現出腐化的現象，我們要把它改造好，用什麼方法呢？社會的本身是要向着更高級的社會發展下去，那麼，我們改造社會的方法，也只有促進它的這一種發展，如果我們不依着它的這一種性質去做，却想憑着自己的頭腦的空想，設計出一個理想的社會來使它實現，那也是絕對要失敗的；在人類歷史的過去時代裏，就有過很多空想的社會改造家，沒有一個曾經是成功的。

每一件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特性，每一件事物的變化，都因着它本身的特性而顯現出一定的



法則。要改變一件事物，必須要看清楚它的特性，巧妙地利用着它本身的變化法則，來決定一定的方法，這樣的方法，才會正確，才會使我們成功。

在決定方法的時候，你必須要有一定的認識，你必須要知道了這事物的性質，你才能够知道怎樣利用它，改變它，你對它認識得愈清楚，就愈更容易得到正確的方法，你在改變它的時候就愈更如意，愈更易達到目的，對於事物的認識，就是方法的基礎。有了正確的認識，在方法上也就容易獲得正確的見解，明白了鐵礦的熔解點是一千度以上時，就了解要用一千度以上的熔爐去煉鐵，明白了中國民衆生存的最大威脅是東亞野心國的侵略時，你就知道爲中國民族求出頭的方法就只有走抗敵的一條路。

世界上的事物是無限地多種多樣，各種各樣的事物又都有着那各種各樣的特性和法則，那麼，我們不是同樣要用無限地多種多樣的方法來對付一切事物了嗎？就單拿我們的思想來說，同是思想，也有各種各樣的表現，我們的思想有的應用在社會問題上，有的應用在科學上，有的應用在政治上，有的應用在日常小事或者算盤上，同是科學上的思想，應用在數學上和應用在生物學上就大不相同。也都是各有各的特性和法則，那麼，說思想方法，我們不是也要依着這各種各樣的表現而有無限地各樣的方法呢？要是這樣，我們這本小冊子怎能講得完

呢？

不錯，對付各種各樣的事物，我們要有各種各樣的方法，如果我們的方法不能跟着事物的特性而有適當的變化，這一定是行不通的。但這並不是說，各種各樣的事物中間就完全沒有共同性和共通性的法則，也不是說，我們對付事物的各種各樣的方法中間不能有共通點。用人來做比喻說：在中國，現在有當兵的人，有工人，有知識份子，有店員學徒，這也算是各種各樣，他們的處境、性格、見解、情緒，也各有各的特點。但這並不能夠遮蓋了他們中間的共通點，他們都是中國這半殖民地社會裏的人，而都是較下層的受壓迫者。他們求生活和求解放的方式是多樣的，有的搨槍、有的耕田、有的搖筆桿子，但這也不能遮蓋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共同的求解放的方法：民族抗敵的聯合戰線，就整個的世界來說：一切事物雖然各有特點，但他們中間也是可以找到共通的法則的。譬如說：我們承認一切事物都有變動，不管它們變動的形式是怎樣千差萬別，然而會變動這一點總是共通的。

是的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間還有着共通的總的法則，我們對於這法則是可以獲得的一個總的把握或認識的。這一個總的把握和認識，就是我們的世界觀。

前面說過，對於一件事物的特性，我們有了正確的認識時，那麼，在方法上我們也有了正

正確的認識。我們可以把這認識作爲基礎去決定正確的方法。我們對於整個世界的總法則有了正確的認識，那麼，我們在改變世界的時候，也有了總的方法的基礎。換一句話說：我們的世界觀，同時就是我們的方法的基礎，是總的方法的理論，也就是總的方法論。

### 三 思想方法和行動的方法

前面所說的方法，好像只是指行動的方法，也就是怎樣去改變世界，怎樣去控制周圍事物的方法。思想方法是不是包括在這樣的方法裏面呢？

我們知道，思想也是世界上的一件事情，它和別的事物不同的地方，就在於它是屬於我們主觀方面的東西。思想是我們自己的，我們是用思想來認識周圍的一切，我們的思想是其他一切事物在我們腦裏的一種反映，因此我們說到思想，總覺得它和一切事物是站在對立地位的。思想和事物的對立，就是主觀和客觀的對立，也是精神和物質的對立，哲學上也稱爲意識和存在的對立。但對立雖然是對立，思想本身仍不外是整個世界的事物中之一種。我們對於自己的思想，仍是能够設法加以改變和控制，就像我們對於事物一樣，如果總的方法論能够教給我們怎樣去改變和控制事物的理論，那它同時也能教給我們怎樣去改變和控制思想的

樣

理論，因此，我們的世界觀，不但可以成爲行動的方法論，也可作爲思想的方法論。在這一點，思想的方法論和行動的方法論是一致的。

有人把思想方法論和行動的方法論完全分開。以爲思想方法論的目的只在乎使我們學得一種巧辯的方法，使我們能夠巧妙圓滑地應用思想，使我們獲得一套有系統的思想，只要在思想上說得圓滿就行了，至於這思想應用在實際行動上有什麼效果，那是可以不問的，因爲行動上的效果，是屬於有行動方法的範圍，張東蓀先生把說話的法則和事實的法則分開，以爲說話的法則只要的是把話說通，至於所說的話，可以不一定合乎事實。這是把思想方法和行動方法完全分開的一個好例，因爲他所說的說話法則，就是指一種思想方法論，而事實法則就是指行動的方法論。這種分開是不對呢？凡是有點實生活經驗而不肯讀死書的朋友，一定要說這是不對的。

我們的思想的可貴處，就在於它能夠把事物的真理，反映到我們頭腦裏，使我們對於事物有正確的認識；有了正確的認識，我們在改變事務的行動中才有正確的方法，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了。怎樣才能够把事物的真理反映到我們頭腦裏，使我們獲得正確的認識呢？這就要靠有正確的思想方法。正確的思想方法所指示我們的東西，結局一定要能夠轉化成正確的行動

動方法，如果一種思想方法不能夠給我們獲得正確的思想，不能夠使我們獲得改變事務和控制事務的真理，那麼，即使它所產生的思想是多麼圓滿，多麼合理，多麼有系統，然而始終不是事實的真理，而只是空洞的文字遊戲，這樣的思想我們怎樣能說它是正確的呢？就放下正確不正確的問題不講，我們整天忙於生活忙於鬪爭的人，對於這種空費心力的思想，也是一點不需要的，不但不需要，而且還有害，浪費心力就是一種損害。我們所需要的思想方法是不但不能和行動的方法分開，並且還要用行動來做它的正誤的規準，如果它所給我們的認識，應用到行動中時有了錯誤和失敗，那麼，這種思想方法也是不正確的。這就是要用實踐來檢證真理。

有了上面的這些理由，我們就知道思想方法論和行動方法論（行動的指針）是分不開的，在我們討論思想方法論的時候，這是必須要顧慮到的一點。但爲着敘述的便利和這本小冊子题目的限制，我們是把思想方法論劃作一個單獨的部分來講述，這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只要顧慮着上述的一切，因爲思想雖然是整個世界中的事物之一，雖然和人類的實踐行動有那麼密切的聯繫，但它在總的法則中仍有着自己的特殊性。如果把我們的世界觀作爲思想方法論而表現出來時，我們認爲是最許多新的東西可以談到的。

## 第二章 本體論和思想方法論

### 一 根本問題

在現社會裏，人們所處的地位有多種多樣的，各種人的世界觀也因此是極不一致的，舉日常的例子來說，在社會上經歷過一些事情，吃過一些痛苦的人，會覺得世界是變動、衝突、爭鬪、成功與毀滅的總匯；而在那生活在寄生的環境裏，過着優遊歲月的人的眼裏，世界却好像是沒有憂慮的，爲着人的幸福而造成的一樣。宗教家說這世界上有神靈主宰，全世界受苦的人都是生前有罪的，所以世界是一個贖罪的大場面，觀念論者說世界的一切都是一種心靈作用的表現，唯物論者却認爲世界的唯一存在就是物質，心靈、精神等都不過是物質的附屬性，形而上學者把世界看做固定不變的東西，辯證論者認爲一切皆變，這多種多樣的，世界觀，不但性質不同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。世界只有一個，而人們對它的看法却那麼多，難道這許多的看法都是世界的真相嗎？當然不是。一個世界只有一個真相，世界觀如果

太多了，那一定只有一個是正確，而其他則是錯誤的。

如果我們的總的世界觀是認爲一切皆變的，那麼我們運用思想，研究任何事物的時候，也一定把它當做動的事物看，如果我們不承認世界有變動，那我們將也要用不變的方法來解釋事物，如果我們認爲世界是贖罪的世界，那我們對於每一個人的苦痛都要用罪罰報應的方法來解釋。這就是世界觀和思想方法的關聯。

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有這樣密切的關聯：各種各樣的世界觀，就形成各種各樣的思想方法，世界觀的錯誤，也就是思想方法論的錯誤。我們的世界觀並不都是正確的，因此我們的思想方法也不會常常正確。思想方法論就是關於思想方法的理論，這理論的任務，是要辨別什麼是正確的思想方法，什麼是錯誤的思想方法，讓我們可以依着這理論的指示，去克服錯誤的方法，走近正確的方法。

在目前，大多數的人都知道辯證法唯物論是最發達最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，也就是最正確的思想方法論，這本小冊子的主要內容就是要對這種方法論給與一個解釋。但這種方法論是過去幾千年來哲學發展的最高成果，它是克服了過去哲學中的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，並熔化了其中的合理的東西，才達到今日的成果。現在的我們，對於這最高的成果還不能夠充

分地把握着；現在的我們，在思想上還有很多舊的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殘遺，要克服這些殘遺，不單只是接受了新的正確的方法論就够了，還得要把舊的東西也有一個新認識，看清楚它的錯誤在什麼地方，看清楚怎樣克服它的方法，因此，當我們解說那最高的思想方法時，是需要同時把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加以解說和批判的。雖然因為篇幅的限制，我們只能做得極其簡略。

從來哲學上的最根本的問題，是物質和精神（或思想和事物，意識和存在等，都是一樣）的關係的問題，世界的根本是什麼？是精神嗎？物質嗎？是物質產生精神，還是精神生<sub>29</sub>物質？主張物質先於精神的，是唯物論，主張精神主宰物質的是觀念論。這問題也叫做本體論（即世界的根本體質）的問題。它既然是哲學上的根本問題，當然也就是整個世界觀裏的根本問題了。因此我們的思想方法論的討論，就先從本體論上談起。

## 二 觀念論和思想方法論

先談觀念論罷。我們要盡量地談得通俗一點。

近幾年來，中國一般知識份子的談話中，新產生了許多的名詞，其中有一個和觀念論很有



關係，我們不妨拿來助助談興。例於我們有一個朋友，他做事太任性，人家供給他的意見，他不採納；他有錯誤，自己却不肯認錯，也不接受人的批評。這種人，我們用什麼話來形容他呢？在舊時，我們一定說：這人是「太固執成見」，更早的時候，也會說；這人是「剛愎自用」，然而近幾年來，我們却有了一个新的名詞來形容他。我們會說：這人是「主觀太強」。

爲什麼能够用這一個新名詞呢？

我們先要解釋主觀的意義。主觀是和客觀互相對峙的名詞，如果要做一个比較粗略的解釋那麼，我們可以說：主觀就是指自己本身，而客觀就是本身以外的一切。我對於我自己，就可以稱爲我的主觀。但這名詞也不是單指個人而言。例如一個團體，這個團體要做一件事情它本身必須要具有做的能力，這種能力，我們也可以稱做「主觀的能力」，而這團體本身以外的一切，我們就稱做「客觀環境」。

因此，所謂主觀太強，意思說是說自己本身太強硬，而把周圍的一切全都不放在眼下。「固執成見」或「剛愎自用」都是自己本身太強硬，不把別人放在眼下，都可以包括在主觀太強一個名詞之內。「主觀太強」，是不是對呢？做一件事我們只知道固持自己本身的成見